

察绥晋旅行观感

本文刊载于北平独立评论社《独立评论》(周刊)1935年176、177期。作者巫宝三,江苏人,1929年留学于国立清华大学;任教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;1949年后,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,北京大学兼职教授;著有《国民所得概论》《中国国民所得》等。

我于九月初赴察、绥、晋等地考察物产状况,为时近月,见闻所及之处,颇多兴感,爰为纪述如次,以饷[飨]国人。

屏障河北雄伟的关山,只有亲眼看过的人才知道是如何雄伟。南口、八达岭,从前曾旅行过一次,这次重过此地,滋味显然有酸甜之不同:从前心头充满着欣赏的乐趣,现在却笼罩着感伤的情分了。车过沙河,望着重重叠叠的高山峻岭渐渐逼近面前,我不由得不低下头来。我中华国民应如何不辜负此天赐的雄伟关山!

怀来城依山而筑,西部城墙随着小山蜿蜒,从车站远望,很像一个卧牛势。城内街道颇整洁,市廛亦甚盛,较之河北省博野等县,高出甚多。不想塞外尚有此整洁殷盛之城市也。怀来城东与城西,皆有山自东北向西南行,在东者名为南山,在西者名为北山,两山的脚下,全是荫深深黑密密的一片果园。果园的面积不详。据云,沿北山脚约有二十里,沿南山脚约有五十里,皆是果园。此外南山的山谷中尚有果园甚多。果产以苹果与沙果为大宗,每年约产五六万公担,计值约三四十万元,大部运销平、津。在每年八九月间,果产成熟,道上牲畜所载,站上批批堆积,皆是果筐。不过今年春间受大风影响,花事受损,出产大为减少。余到怀来时,适值果产外运正盛,虽说是歉年,犹见驼载络绎于途,货商不断以大叠钞票缴付运价。心想此一筐筐果产之运出,亦即果农一年血汗的结算。

怀来果业有待改良之处

甚多。第一,果园对于虫害尚未应用有效的驱除之法。果产约有五六成皆为虫所啮伤,因此其完整者售价颇昂。有些果农,亦未尝无意讲求新法,但财力有限,同时园园相连,我园虫除,他园虫能飞越,卒致束手无策。此事地方政府亟应加以指导与帮助。关于此点青岛市的办法大可以供仿效。其次,果产包装外运,皆用柳筐,尤其外运天津,筐件甚大,层层叠压,易于毁伤,此亦有待改良。最后,水果经铁路外运时,皆须缴纳按值百分之四的牙税,兹姑不论此税之应否征收,及税率之是否太高,但征税者往往不按市价估价,致实际税率超出所定税率,商民交困,政府实应加以校正。

从怀来到宣化,铁路在两山之间的平原中行走,这一带就是所谓宣化平原。平原地势是东高而西低,在傍山的极低处,就是洋河的河道。农家的分布很显明,就是高处稀而低处密。接近宣化一带的庄稼,显然比怀来一带长得更好。高粱的穗子很大,小米的穗子垂得很长很重。

宣化城内人口的殷密,商业的繁盛,又较怀来高胜一筹。宣化出产除葡萄及铁矿著名外,尚有一种山羊皮褥,亦曾盛极一时。山羊皮褥的制作,由于外国人的需要而兴起,考其历史,已有三四十一年之久,不过这种小工业最兴盛时是在民国十年至十五六年。据该业中人言,在十四五年最盛时,宣化共有厂七八十家,每家有工人七八十人,出货每年达八九十万张,每张价格皆在二元左右,计值约一百七八

十万元。自十七八年到现在,转入厄运,销场日趋清淡,作厂歇业者亦多,现所存者只有三四十家,每家工人只有一二十人,出货每年仅二三十万张,而每张价格只在一元二三元左右,以较往年,真是不堪回首了。皮褥的原料,以前多来自外蒙,现时则来自张家口、归绥及包头。

遍走平绥路沿线各地,所听到的全是慨息叹苦之声。商铺关的关,倒的倒,还开着门的,都是减工缩业,勉强的撑持着。独有平地泉表现不同的姿态。你到那里一看,有一件最使你注目的事,就是到处忙着盖房子。据说,近几年来,每年都增加二三千人,从去年到今年,新开张的粮店就有十多家。平地泉主要是个粮食市场,对于兴和、凉城以及集宁的粮食的吸收上,它同丰镇是立于竞争地位的。平地泉的繁荣,一由于它所用的量器比丰镇大,粮客们自然愿意以略为高点的价格购买多量的货。现在量器已改新制了,这个优越条件是不存在了,但平地泉还有一个优越条件存在着,就是平地泉的粮店多,共有三十四家,没有操纵粮市的毛病。而丰镇粮店只有五家,这五家资本都是非常雄厚,在乡农集粮时,则肆意压低价格,在粮客购粮时,则拼命抬高价格。这样一来,集粮的农人和购粮的粮客当然愿意到一个自由的市场来了。

平地泉属于高原带(海拔一千四百余公尺),树木很少,房屋都是土做的,黄茫茫的一片,在空旷辽阔的高原上,似别具一种风格。平地泉

原只有一二家车马大店,因为铁路通后,人口渐渐增多,至民国十年才设县治,现有人口近三万人。现任县长于君,勤恳任事,擘画甚多,近方筹设粮食集市,此举想对于平地泉的繁荣更可加一助力。

归绥是个政治中心,街道宽大整洁,有些地方也在大兴土木,从外表看来,境况很是不坏,实际也是外强中干。从前外蒙走归绥的羊毛,每年就有一千万斤左右,现在这一路的买卖完全断绝了。其次新疆的来货,现在很稀少,新绥汽车公司的汽车,往往空车放回。去新疆的货也不畅旺,听该公司的人说,沿途共有税十二道,货物负担不起,多改用包裹走,公司屡向政府交涉,不得结果。我听了这话,感到很大的苦闷。

归绥设有一毛织厂,系省政府出资经营,开工已年余,出品比较粗糙,销路仅限本地一带。绥远羊毛供给便利,人工廉贱,毛织业前途很大,如能从减低成本及改良出品注意,出品未尝不能远销平、津。宁、甘一带,购买力甚弱,恐怕不能作为一个主要市场。①

文/巫宝三

獨立評論

《独立评论》某期内页